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五十回 入縣衙怒翻公案 到撫轅請進後堂

話說錢塘縣升堂已畢，坐在公案上面，喝令帶人上堂問訊，早有幾個，將聖天子領到堂下，叫他跪下。聖天子冷笑一聲道：「你這狗官，不問情由，只聽一面之詞就來坐堂，於國體何在？上不能為朝廷理政，下不能為百姓伸冤，一味貪財枉法，交結紳士，欺壓良民。這樣狗官，要他何用？還叫俺前來跪你，豈不叫你折死？」知縣聽他如此痛罵，喝道：「左右還不拖下，重打一百！」兩邊吆喝一聲，才要動手，聖天子怒氣冲天，縱步上前，早把公案推倒，隔著桌子，就要伸手去打。那知縣見來勢兇猛，從未見如此厲害，已嚇得跌倒公案下面。聖天子又上前將公案踢倒，即將他舉起說道：「你叫眾人打俺，如若動手，先叫你送命。」知縣深怕被他打死，趕著說道：「好漢快放手，我叫眾人散開便了。」那些站堂的差人，見本官如此，也就一哄而散。聖天子將知縣放下，說道：「今日權且饒你狗命，從速將胡癩子交出，免汝一死，不然連汝這狗官也莫想做。」說著恨恨在堂上坐下，要知縣交人。

知縣見他放手，早已一溜煙跑入後堂，即刻命人從牆頭上出去，到巡撫衙門投報說：「強人白日打搶，被獲到堂，又復搗亂公堂，毆打縣官，請即派兵前來捉拿。」

且說這浙江巡撫，乃是龔溫如，聽了這個消息，吃驚不小，說道：「省城裡面有此奇事，那還了得？」立刻發了令箭，傳令中軍，帶著標下二百名親兵前往捉拿，來轅辦訊。中軍得令前去，早見錢塘縣堂上仍坐了一人在那裡喊叫，向知府要人。中軍一見喝道：「你是哪裡來的蠢夫，皇家的公堂，竟敢混坐？難道不知王法麼，快走下來，免得老爺動手。」天子怒道：「你這有眼無珠的狗才，這小小的知縣堂上，俺坐坐何妨？就是巡撫堂上，我坐了也無人敢問，你既奉命前來，就此將知縣與胡癩子捉拿轅門，好叫龔溫如重辦，如何？」

這中軍見聖天子如此大活，不將你重責，你不知王法，即叫眾兵丁上前拿獲。

聖天子此對一想，我此時若再動手，徒然傷人性命，這是何必？且日清不知可尋著徐壁元，設若未曾尋到，他回寓見了這樣，又必不肯甘休，李詠紅見是她的事情，鬧出這樣大禍來，假使一急，尋了短見，更是不好。我此刻不如跟他前去，見了龔溫如，他一定認得孤家，那時叫他傳令拿人，將胡用威父子治罪，免得多一番周折。想罷，向中軍喝道：「你們休得動手，若是無禮，莫說一二百人，就是一千八百，俺也打得開去，既是龔溫如派你前來，待我見了他就明白了。」說著站起身，下了大堂，直望門外就走。中軍見他這樣，不是個尋常之輩，也就跟在後面，出了縣衙，指點著路徑，到了巡撫衙門，先叫人看守。然後自己穿過暖閣，到了後堂，對龔溫如說明，人已捉來，請大人就此坐堂。巡撫因案情重大，不能不自己審問，隨叫人傳書差衙役大堂侍候，自己就立刻換了衣冠，從後面出來。但見暖閣門開，三聲炮響，龔溫如到了堂上，叫中軍帶入審訊。中軍領命下來，將聖天子領到堂上。聖天子向上一望，即見龔溫如雖然年老，精神卻比以前時候還要強。當即高聲道：「龔年兄，可認識高某麼？」

龔溫如一聞此言，就有疑惑，但見是個熟臉，想不起姓名，聽的說高某，心內一動，想道：「當今聖上常在近省遊玩，聽說改名高天賜，莫非就是此人？」再凝神細細一看，嚇看魂不附體，趕忙要下來叩頭。聖天子看見，連忙搖頭道：「不須如此，既然認得高某，就請退堂便了。」龔溫如見說，知道聖天子不露真名，怕被人認得，登時走下堂來，站在身邊，讓了進去。然後又傳中軍，吩咐書差等各退。此時堂下差役人等，究不知這人是何官職，連巡撫大人皆如此恭敬，也不敢問，只得退了出來，在門口打聽。

龔溫如見書差已散，走進裡面，向著聖天子叩頭便拜道：「臣該萬死，不知聖駕到此，諸事荒唐，罪甚，罪甚。」那聖天子笑道：「這又何罪之有？還是趕快差人把胡用威父子齊齊拿下，此事不必張聲，外面耳目要緊，聯還要到別處遊玩，有人詢問起，只說是陳宏謀的門生，與兄同年，前來公幹。朕此時回寓，看那徐壁元究竟來否？」龔溫如此刻已曉得胡用威之子搶奪妓女，被聖天子遇見，只得跪下問道：「聖上回寓，臣是立刻簽拿胡用威父子正法，還是等聖天子到來施行？」聖天子道：「日清還未回來，看徐壁元那裡究竟如何？一齊候旨便了。」說著聖天子起身出來，龔溫如只得遵旨，不敢聲張，在後堂跪送天子。不表他在督轅候旨。

再說聖天子回到寓內，客店主人見他回來，忙問道：「客官前去，未吃苦麼？」聖天子笑道：「諒這巡撫，敢將我怎樣？可惱這知縣，如此狼狽為奸，胡家父子自然放縱。待我回京之後，總要將他調離此地，方可為百姓除害。」店主見他說了這番話，在先眾人拖到縣裡，後來又到撫轅，不但無事，反而大搖大擺的回來，心下實在不解，忙上前問道：「客官，你老人家自昨回來寓，今早就匆匆的出來，及至回來又鬧了這事，究竟你老人家尊姓？聽你口音，是北京人氏，現在到此有何公事？」

聖天子道：「某乃姓高名天賜，與這裡巡撫是同年，京中軍機大臣陳宏謀是我的老師，現在有公事到江南，路過此地，聽說西湖景致甚好，所以繞道到此一遊。但我同來的那人，可曾已經回來？」又問道：「那個妓女哪裡去了？」店主人道：「那個客人，見他匆匆回來，聽見你老人家遭了這事，他也問李詠紅到了何處去？我因胡家人多，不敢與他爭論，客官走後，胡家就帶人來，將詠紅搶去，我將這話告訴他，他就怒不可言，在後追了前去。」聖天子聽見這話，大約日清到縣裡尋找，不然就跟到胡用威家中要人，諒也不會妨事，我且在此等他。

此時已是上燈時分，店小二掌上燈來，聖天子就一人在房中間坐，又要了一壺酒，在那裡小飲。過了一會，送上晚飯，聖天子也就一人吃畢。忽然店小二進來說道：「外面有人問高老爺呢，請示一聲是見還是不見呢？」聖天子想道：「我到此地，並無熟人，還是何人問我，倒要見他談談。」說道：「你且將他帶進來，究是誰人？」小二出去，領著一個三□上下後生，走到裡面，向聖天子一揖道：「小生萍水相逢，素無交誼，乃蒙慷慨，如此竭力相助，可敬可敬。」聖天子將他一望，見他衣服雖不華美，卻非俗惡的公子，那一種清高氣象現於眉宇，聽他所說這話，乃道：「老兄莫非就是徐壁元麼？」後生趕著答道：「適蒙令郎見召，特來請安，但不知尊公將胡姓家丁驅逐之後，曾否再有人來，妓女詠紅現在何處？」

原來徐壁元早間在聚美堂同李詠紅說明，如眾朋友能代他出力，也湊一千銀子與鴛母，則就完全無事，若仍有別故，只得各盡其心，我今生也不另娶。李詠紅聽了這話，格外傷心，說：「你不必如此，我已經心死了，果真不能如願，我拼一死以報知己而已，你此時且在我這裡等回信罷。」哪知詠紅才到鳳儀亭，胡家已趁此時將銀子繳來，通令鴛母寫券畫押，徐壁元見事已如此，不能挽回，所以氣惱，獨自一人回去。及至周日清尋到他那裡，說明來歷，才知道詠紅被聖天子攔阻下來，就在福星照客寓裡，他就請日請先行，自己隨後前來面謝，誰知詠紅又被胡家搶去。

此時聖天子見他詢問，笑道：「老兄在此稍坐，立刻就有消息，但這事已驚動官府了，不是老夫有些手腳，自己且不能擺脫，何況老兄的貴寵？」徐壁元驚問道：「現在究何說法，令郎到何處去了？」聖天子就把胡癩子帶人前來，以及鬧到縣衙，後來到撫轅的話說了一遍。徐壁元方才知，起身稱謝道：「失敬，失敬！原來先生是文教中人，現官京職。既是如此，寒捨不遠，不如光降數日，便可叨教，較勝客館寂寞。」聖天子也甚歡喜，說道：「且等日清回來，再定行止罷。」

徐壁元嘴裡雖如是說，心裡仍是記著詠紅。正在房內盼望，日清已走了進來，聖天子問道：「那裡事情如何處置，現在李詠紅何處去了？」日清道：「我國誼父被人拖到撫轅，怕有尷尬，趕著到了那裡，見轅門口毫無聲息，內心疑惑，就聞人說撫臺已坐過堂了，有一位姓高的，是個大官，撫臺見了隨即退堂，我想此事絕無妨礙，故而問明路徑，便到胡用威家中。見他門口有許多人擁著，也不問情由，打了進去。哪知龔溫如已派人到胡家，將李詠紅帶至撫署去了。我想這事，既是撫臺做主，諒無意外之處，所以也就回來，但是此間被誼父打死的這些屍身，店家如何設法？」

聖天子被他這句話提醒，連忙將小二喊來問道：「方才打死胡家的那幾口屍身，到哪裡去了？何以我回來，一點事沒有？」店主人道：「是錢塘縣那裡，著人來抬到前面草庵裡收殮去了，小人也不知何故。」聖天子一聽，知是錢塘縣聽見撫憲不問這案，退入後堂接見，曉得不是尋常人，故爾預先收屍，免得再生枝節。因道：「既錢塘縣抬去，那就是了，但是我住了兩天，多少房錢，說來好給與你，我們要徐公子家裡去呢。」不知真去與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